

原著：〔元〕关汉卿

改编：陈庆延 畅孝昌

窦娥冤

中国六大古典悲剧

白话小说



山西古籍出版社

中国六大古典悲剧白话小说

张裔 主编

窦娥冤

山西古籍出版社

社 长 张安塞
总编辑 孙安邦

中国六大古典悲剧白话小说

张裔 主编

窦娥冤

〔元〕关汉卿 原著

陈庆延 畅孝昌 改编

*

山西古籍出版社出版发行（太原市桥东街东岗巷110号）

新华书店经销 山西人民印刷厂印刷

*

开本：850×1168 1/32 印张：10.625 字数：264千字

1998年7月第1版 1998年7月山西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5 000册

*

ISBN 7-80598-244-9

I·124 定价：16.80元

窦娥冤

前言

《窦娥冤》全名《感天动地窦娥冤》，是元代最伟大的杂剧作家关汉卿杰出的代表作品。《窦娥冤》脱胎于民间长期流传的“东海孝妇”故事。“东海孝妇”最早见于西汉刘向的《说苑》，班固《汉书·于定国传》也有十分近似的记载，晋干宝《搜神记》记载此事较详，元杂剧作家王实甫、梁进之皆有由此脱胎的《于公高门》杂剧作品。但这些作品除《搜神记》以街谈巷语、道听途说“发明神道之不诬”，赋予孝妇周青一定的反抗性格外，其余皆意在歌颂为东海孝妇平反冤狱的于公，没有多少现实批判色彩。关汉卿在有关记载、民间传说和同时代人戏曲创作的基础上，结合元代社会的现实生活，创作出《窦娥冤》这部震撼人心、千古不朽的悲剧作品。

《窦娥冤》以元代社会生活为背景，通过女主人公窦娥一生的悲惨遭遇，广泛而深刻地揭露了元代黑暗腐败的社会现实，控诉了贪官污吏与社会恶势力相互勾结残酷迫害善良民众的罪行，同时以满腔的热情表现和讴歌了被压迫人民的反抗斗争。

在中国古典文学的人物画廊里，窦娥尤为引人注目，发人深省。她是一位饱受封建压迫，苦难深重而性格善良的古代劳动妇女的典型。她三岁丧母，七岁离父，被抵债做了童养媳，成婚不

久又死了丈夫。这一连串的打击并未使她改变善良纯朴的本色，相反，她更加安于天命，恪守妇德，尽心侍奉婆婆，以难以想象的坚韧默默地忍受着苦难生活的煎熬。但那个黑暗的社会并没有因此而放过她，更大的厄运接踵而至。流氓无赖张驴儿先是要霸占她，继又诬她药死公公，拉她见官；昏官桃机因受张驴儿贿赂，竟不问青红皂白对她滥施酷刑，为救婆婆免受皮肉之苦，她只得含冤屈招；桃机便判处她死刑，随即押赴法场，窦娥含冤被杀，以生命为代价换来了对黑暗现实的清醒认识，于是爆发出强烈的反抗精神。在赴刑场途中，窦娥指天骂地，实际上是对封建统治阶级表示怀疑与批判；窦娥临刑发下的三桩誓愿，既是对冤案的强烈抗议，又是对封建统治的勇敢挑战，表现了千千万万被压迫者不甘忍受欺凌奴役，要伸冤报仇的激切心愿。这是《窦娥冤》闪耀着战斗光芒之所在，也是它问世七百年来始终保持着旺盛的舞台生命的真正原因。

《窦娥冤》结局描写鬼魂诉冤和清官断狱，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作者的局限。但可以理解的是，作者当时不可能找到改变现实的最终道路，只能采用这种方式来寄寓理想。我们不能苛求前人。

关汉卿生当知识分子遭到迫害、备受凌辱的元代，所处的社会地位与沦落风尘的妓女并无差别，甚至更为低下。因此，他对劳动人民的悲惨处境有着深切的了解，更乐于为被压迫人民的愿望和理想呼号与抗争。他之所以创作出《窦娥冤》这样撼人魂魄的伟大悲剧，高居于“元曲四大家”之首，原因即在于是。伟大的戏剧家关汉卿已被列入世界文化名人的行列，受到全世界人民的景仰。

此次我们应山西古籍出版社之邀，将《窦娥冤》这部曾被改为许多剧种演唱、几乎家喻户晓的伟大悲剧作品改编为白话长篇

小说，深感力不从心。在改编过程中，我们始终遵循“必须在忠实于原著的基础上进行”的基本原则，参照明人传奇《金锁记》的个别情节，除对原著场景、人物心理活动诸方面进行了适当的渲染描写，使之更具有小说的特点外，还增加了许多新内容。这些新增加的内容，有的原著曾经提到但语焉不详，有的则是原著为形式所限不可能涉及的。主要有：

（一）关于窦娥的身世与婚姻。原著只是借剧中人物之口简单介绍，我们则根据原著所提供的线索，利用较大篇幅，详细地叙述了窦娥三岁丧母，窦天章流落楚州，父女生离死别，窦娥与丈夫青梅竹马、鱼水和谐，蔡宗昌玩水溺海的具体过程。为了使人物性格丰满，还另外增加了李公子求婚一节。

（二）关于昏官桃机。为形式所限，原著只是采用漫画式讽刺手法粗线条地勾勒桃机形象；我们则大胆将他置于复杂的社会关系中，使他处于朝中黑暗势力与地方上流氓地痞相互勾结的交汇点上，并由此而生发出桃机调戏窦娥，张驴儿霸占蔡家财产，托关系行贿，萧令史从中牵线等情节。

（三）关于窦天章为女儿平反冤狱。在原著中窦天章仅两次出场，其间相隔十六年，形象单薄；我们大胆想象，增加了宦海浮沉、奉命监察两淮、舟中救冯玉兰、智斩桃机等情节。

我们希望新增加的内容不会损害原著风貌，相反却能使原著人物形象更加丰满，情节更加生动、真实，思想更加深刻。但由于水平所限，具体操作时力不从心，考虑不周或错误之处在所难免，我们殷切期待读者诸君批评指正。

最后，我们还要深深感谢山西古籍出版社负责这套丛书编辑、出版工作的责任编辑同志。在改编过程中，我们将具体构思多次同他们交流，得到了他们的大力支持和帮助。谨在此表示由衷的谢忱。

英雄冤

目 录

前 言	(1)
第 一 章 生离死别	(1)
第 二 章 金锁情深	(25)
第 三 章 东海惊梦	(42)
第 四 章 蔡婆遇险	(60)
第 五 章 引狼入室	(78)
第 六 章 奋力抗奸	(97)
第 七 章 张驴害父	(116)
第 八 章 赃官戏法	(134)
第 九 章 夺财行贿	(152)
第 十 章 贪赃逼供	(171)
第 十 一 章 探监托事	(189)
第 十 二 章 刑场誓愿	(208)
第 十 三 章 奉命出巡	(226)
第 十 四 章 淮夜血案	(242)
第 十 五 章 驿厅斩贼	(261)
第 十 六 章 魂魄鸣冤	(279)
第 十 七 章 伸冤昭雪	(295)

第十八章 流声千古.....	(314)
----------------	-------

第一章

生死离别

不是自家好杀人，从来王法本无亲。
将资散给残年叟，设冢能招既死魂。
莫道一时无义士，肯令三尺有冤民？
从今揭榜通知后，留与人间作异闻。

这首七言律诗，乃古今第一青天大老爷、开封府尹包拯，断盆儿鬼杨国用一案之后所吟。想那杨国用，为避百日血光之灾，离乡背井，贩些杂货买卖，不料九十九日已过，只差一日，却在回乡路上被盆罐赵大杀害，将骨殖烧化，捏作盆儿，阴魂不散，招得张敞古老汉带盆儿上开封府衙告状，若不是遇包龙图这般刚正廉明之官，日里断阳，夜里理阴，岂非冤沉海底，黄泉路上又多一个枉死之鬼？然古往今来，能得几个包龙图般明察秋毫，为民做主，执法如山之官吏？一般府衙，皆食君之禄，愈君之事，自以为是，颠预无能，折狱听讼，主观臆断，判案量刑，昏庸糊涂，只以交差为了事。更有一班贪贿成癖者，只认得金钱颜色，哪顾忌天网恢恢，自以为法具在手，便可以为所欲为，视法具为取衣食之道，而视民命则如草芥。凡来告状，必滥施酷刑，诈出金银

而后已，其榜掠酷惨，目不忍睹，即使铮铮铁汉，亦会被折磨得九死一生，致使诬服无数，冤狱遍地，枉死城中，魂哭鬼号。古人有一句话，专道此事。

衙门自古朝南开，有理无钱莫进来。

如今先讲一个故事，以为人话，专道那班自以为是、颠预无能之昏官，错杀无辜，终使天怨人怒之事。

话说大汉武帝太始年间，东海（今江苏省邳县）郡有一孝妇，姓周名青，少年守寡，无子。自丈夫亡逝之后，便除去钗钿，矢志不嫁。侍奉婆婆十数年，终不懈怠，孝名远播。婆婆衰迈，重病卧床，眼见得日薄西山，气息奄奄，朝不保夕。孝妇晨问昏省，侍汤奉药，衣不解带，食不甘味，而终无难色。婆婆见孝妇勤苦如此，于心不忍，屡劝孝妇趁青春年少，觅一佳偶，以为终生之靠，孝妇始终不肯。婆婆见其志既坚，遂不复言。然心下自思：“媳妇待我勤苦如此，我已老迈，安能久累年少？倘我百年之后，媳妇颜色亦衰，又将如何？岂非我之罪也？不如径自寻死，我也离了苦海，媳妇也断了想头，岂不两全其美？”那婆婆既心萌死志，只是孝妇日夜守候在侧，不得其便。

忽一日，孝妇见家中铜钱所剩无多，不够给婆婆买药，便欲将些平日所做女工针指去集市上货卖。婆婆待孝妇出门之后，便将一条索子悬梁自缢。

事有凑巧，物有固然。可巧这日，买卖不太顺手，孝妇多耽搁了半日，待她从药铺讨得药时，日已西斜，疾步归家，发现婆婆悬梁自尽，不觉放声大哭，惊动街邻父老。大家忙过来解下婆婆，入棺殓殓，并使人飞报小姑得知。

原来孝妇有一个小姑，名沈莲，在十里之外的村庄居住，为

人刁钻刻薄，最善惹是生非。未嫁之时，即与嫂嫂不和，常借故挑动哥哥寻衅生事。孝妇以其年幼，每每忍让。谁知从哥哥去世之后，她见母亲卧病于床，是个累赘，且家徒四壁，生计艰难，只恐拖累自身，便一年半载也不来省问。这日闻报母亲亡逝，无奈只得往娘家走一遭。当来到棺椁之前，她见母亲面色紫黑，形状可怕，顿生疑心，便问孝妇道：

“嫂嫂，不知娘是怎样过世的？”

孝妇心性善良，以为小姑乃婆婆亲生女儿，不可隐瞒于她，便含泪答道：“昨日我上集市买药，不知为何，婆婆便悬梁自尽。好不痛杀人也！”

“为何好端端的，母亲要自缢而死？”

“我也不得而知。也许因为卧病多年，婆婆不堪其苦；也许……”

“也许甚么？”小姑紧追不舍地问。

“也许婆婆是一番好意。我上集市之前，她曾拉着我的手，说她累我多年，于心不安，劝我早日寻个好人家，以为终生之靠。其实，我早已矢志不嫁，她又何苦如此？”

“好哇！”那小姑听了这番话，劈手便抓住孝妇衣领，大声哭喊道：“原来是你这贱人急于再醮，嫌母亲累赘，用绳勒死了她。左右邻舍，各位婶子大娘，这贱人谋害我母，我岂能与她干休？我要上郡府衙门告她，替我母伸冤报仇。请各位与小女子做个见证！”

孝妇听得小姑此言，如闻晴天霹雳，一时惊呆在那里，只管自言自语地说：“小姑休得诬我。人命关天，不是耍处。”

当时在场街坊，听见沈莲如此哭喊，一时都没了主意。有几位年迈老人，知她姑嫂一向不和，遂上前劝沈莲道：

“老人既已过世，你姑嫂不可因此反目。况小娘子为远近知名的孝妇，侍奉婆婆一向周到，断不为此猪狗不如之事。”

沈莲哪里肯听劝，只管拽住孝妇要去府衙讼告。众街坊无奈，只得簇拥着二人，来至府衙门首。

却说东海郡太守姓宋名林，原是个糊涂昏官。这日，正在厅上坐堂，忽闻外厢人声喧闹，喊屈不绝，唤左右叫至厅下，问道：“有何屈事，快从实讲来。”

沈莲跪在厅下，告道：“民寡妇姓沈名莲，本郡人氏，父兄早丧。嫁十里村刘氏为妻。今来首告嫂周氏，不遵妇道，图谋再醮，因嫌母卧病累赘，将母一条绳子勒死，诈称悬梁自尽。被民妇识破奸计，因此上来叫屈。望相公明镜昭察，替民妇做主！”

太守闻得此言，大怒，一拍惊堂木，喝道：“兀那周氏！因何谋害婆婆，为此忤逆不孝之事？快从实招来。”

孝妇几曾见过这般阵仗，早吓得抖成一团，闻老爷喝问，只得低头回道：“老爷在上！婆婆如何悬梁自尽，民妇实实不知。那日民妇去集上买药，婆婆拉住民妇的手，再三劝民妇改醮，以为终生之靠，民妇到底不肯。当时民妇便觉婆婆言语间有些蹊跷，谁知归来时，见婆婆在梁上悬着，早已气绝多时。即此便是实情，不敢谎言。望大老爷鉴察！”

沈莲抢前一步，说道：“老爷明镜高悬，定能看透奸人诡计。照这贱人所言，我母岂能好端端地自缢而死？定有隐情。相公可问众街坊，他们都可为民妇做见证。”

太守将惊堂木拍得山响，喝道：“大胆刁妇！公堂之上，不可随你胡言乱语。既有见证，唤上堂来。”

当时有几个老年街坊，过来跪在厅下，言道：“告老爷，那日我等听见小娘子哭喊，便纷纷过门去看视，只见老婆婆悬挂在梁上，小娘子哭得泪人儿似的，我等慌忙将其从梁上解下，发觉已断气多时，并不知是自缢而死，还是被人悬于梁上。但依我等街坊看来，这小娘子侍奉婆婆十数年，一向恭谨，赛似亲生，孝名

远播，断不为此忤逆之事。或者另有隐情，也未可知。望老爷明断！”

太守听罢众人口供，以为案情已经明了，显系孝妇所为，遂喝问孝妇道：“你是如何谋杀婆婆的？快从实招来，免得皮肉受苦。”

孝妇抖作一团道：“民妇不曾谋杀婆婆，是婆婆悬梁自缢。”

太守喝道：“刁妇安敢抵赖！你以为虚得孝名，便可逍遥法外？如此刁顽，不动刑如何肯招。左右，与我先打五十大棍。”

两班衙役闻得太守吩咐，如狼似虎，将孝妇拖翻在地，挥棒拷打。三十棍过后，已是血流满地。孝妇打熬不过，只得叫道：

“民妇愿招。”

太守闻得愿招，便命：“住打。从实招来，不可隐瞒。”

孝妇遂自诬道：“民妇急于再醮，然苦于孝名，恐弃婆婆去，遭众人唾骂，是以生心谋害。那日，我将婆婆勒死，悬于梁上，之后假装买药，去了集上一日。只说婆婆自缢而死，神不知鬼不觉，不想被小姑扭来见官，真相大白。只此便是实话。”

那太守见孝妇招供明白，点指画押，心下十分得意，即命取一面长枷枷了，打入死囚牢内，明日午时三刻，即行斩首示众。众人各依命而行不提。

且说这东海郡有一能干狱吏，姓于，人称于公，熟谙刑律，处事谨细，决狱公平。当日闻得孝妇一案，颇觉蹊跷，遂劝太守道：

“孝妇侍奉婆婆十数年，声名播于远近，必不杀婆婆。望相公慎重其事。”

太守嫌恨于公名望在己之上，冷笑置之，并不听劝。于公无奈，自去孝妇街坊处明查暗访。果然众街坊异口同声，皆道孝妇必不杀人，乃婆婆悯孝妇勤苦，自缢而死，孝妇判罪系小姑生事诬陷。

于公急至太师府求见，欲将私访情节告知太守。太守一意孤

行，闭门不纳。于公自谓：身为国家狱吏，情知蒙冤而不能救，是为失职，有何面目见天下人？且衔冤者乃大孝之孀妇，见死难救，天理人心难容。于是不觉放声大恸。太守闻之，怒不可遏，命人驱之而去。于公乃抱其狱讼文书，掷于太守府门，辞职而去。太守亦不以为意。

明日临刑，孝妇喊冤不迭，声入九霄，流泪如倾，继之以血。围观之人，无不为之叹息咨嗟。孝妇跪求刽子手道：

“望刽子哥哥念周青枉死，与周青尸身前置一个十丈竹竿，上悬五幡。”

刽子手道：“既已将死，要竹竿何用？”

孝妇发毒誓道：“青若有罪，愿杀，血溅竹竿，当顺流而下；青若枉死，血当逆上。立此竹竿，欲向世人昭示天道。”

刽子手见其情可悯，遂置竹竿于其侧。孝妇含恨受死，伏于砧上。只见鬼头刀过处，寒光一闪，孝妇头滚落在地，从腔子里却喷出一道青碧色的鲜血，缘幡竹直往上标。在场围观之人，尽皆目睹，无不骂太守贪滥酷刑，草菅民命，枉杀如此大孝之人。连刽子手在旁，也惊得目瞪口呆，连呼：“怪哉！怪哉！”

且说东海郡这孝妇，乃古今罕有之大孝者，不惟不得旌表，反被太守屈杀，一腔冤气直冲九霄，惊动天庭。是日，玉帝正临朝理事，有太白金星出班奏曰：

“臣太白有本上奏，愿吾皇万岁！万岁！万万岁！”

玉帝传旨：“卿家平身，奏来无妨。”

只听太白奏道：“下界东海有一孝妇，姓周名青，丈夫早逝，矢志不嫁，独力侍养婆婆十余年，孝名播于海内。婆婆哀其勤苦，少寡无子，自缢而死。小姑告官，诬嫂以杀人之罪；郡守不察，竟判处死。今日临刑，发下誓愿：‘倘我无罪，血当沿竹竿逆流。’其言果应。如今冤气直冲九霄，天庭为之震动。自古天道循环，以

孝为本。若不予以儆诫，公理何在？人心何安？愿吾主圣裁，及时还报，勿使下界百姓生怨恨之心！”

玉帝闻言，龙颜大怒，道：“下界官吏，代朕施治，即为民之父母，焉得如此草菅人命，致使天庭不安？命汝即刻传旨，着森罗殿阎王于生死簿上削减东海郡守宋林二十年阳寿，并着雨工三年内不得与东海地方降点滴甘露，以彰显太守之罪。待后太守旌表孝妇墓冢，方可降雨。令下界百姓知天道不可欺，人心须当察。”

玉帝颁下圣旨，太白金星叩头谢恩，即去各处传达。果然，孝妇被刑之后，东海郡枯旱三年，颗粒无收，民众怨声载道，皆骂太守不仁不公。太守宋林见天道如此，人心沸怨，寝食难安，悔恨不迭，渐渐染病卧床，请医调治，百般不得痊愈。后于离任去京路上一命呜呼，死时哀犹号“悔不该杀孝妇”不止。

且说新太守到任之后，见郡中枯旱，无计可施，遂询之于父老。有父老言：“郡中贤者，惟于公最著。请于于公，或知禳解之法。”太守亲诣于公请教。于公此时正隐于郊野，见新太守挚诚下问，遂直言道：

“孝妇不当死，前太守强断之，咎当在此。为今之计，当祭孝妇冢，表其墓，散其怨气，或可禳解。”

太守闻言，命杀牛，自祭孝妇冢，树碑旌表其墓。是时正当夏日，晴空万里，日炙如火。谁知太守祭礼已毕，霹雳一声，天立大雨，平地起水。是岁，三日一小雨，五日一大雨，五谷丰登，万众歌舞载道。古人云：“能者任而天下治，贤者用而国运昌。”信哉斯言！

方才讲的乃是官吏昏庸糊涂，刚愎自用，错杀孝妇，感动上苍，降灾昭罚之事。如今又有一个孝妇，被泼皮无赖诬告，官吏贪赃受贿，严刑逼供，无奈只得画状招罪。临刑之日，孝妇怨天骂地，发下三桩毒誓，天庭震动，令三桩誓愿一一应验。那孝妇

姓赛名娥，小字端云，故名之为《感天动地赛娥冤》。看官不必性急，听我慢慢道来。

话说元世祖忽必烈在位之时，取《易经》乾元之义，始建国号为大元，于至元十六年（1279年）灭南宋，一统天下，国势隆昌。这忽必烈乃蒙古李儿只斤铁木真之孙。当年，铁木真凭一把神弓，一匹宝马，在斡难河召开各部落首领会议，创立蒙古帝国，被尊称为成吉思汗之后，兴兵西征，战无不胜，攻无不克，铁蹄所至，西夏、埃及、波兰、匈牙利、俄罗斯，尽归大蒙帝国版图之内，于是兴兵问鼎中原，很快便侵入长城以南地区。铁木真过世之后，其子窝阔台一举灭金，占据黄河流域。忽必烈乃一世枭雄，不惟英勇神武，弓马娴熟，且有远见卓识。是以在位三十六年，风调雨顺，国泰民安。然蒙人毕竟强悍雄强，好战尚武，多以“马上打天下，马上治天下”自鸣。拒绝接受汉人文化传统，视汉族儒士如奴隶，随意杀戮。当时社会各阶层有四等十类之说。

哪四等？

一曰蒙古人，二曰色目人，三曰汉人（北方），四曰南人。

哪十类？

一曰官，二曰吏，三曰商，四曰农，五曰巫，六曰医，七曰匠，八曰娼，九曰儒，十曰丐。

儒士为第九类，尊于丐而卑于娼，今“臭老九”之说，即源于此。是以此时儒士，每每沉沦下僚，困顿颠沛，妻子衣衫槛褛，儿女啼饥号寒，其狼狈万状，不堪目睹。

书中单表一个秀才，姓赛，名天章，祖籍长安京兆（今陕西省长安县）。这赛天章幼习儒业，贯通百家，尤好刑名之学，真个抱经天纬地之才，怀治国安邦之略。争奈生当蒙人南下牧马之际，时运不通，功名难遂。而这赛秀才儒学传家，只知读书仕进，不善生理，是以家徒四壁，贫寒自守。父母在世之日，尚可勉强维

持。谁料父母早丧，窦秀才遂至一贫如洗。而立之年，方经媒人撮合，娶得一女叫化为妻。这女叫化虽出身卑微，连自家姓名也不知不晓，然至性娴淑，聪慧异常。天章因其有如云飘而至，且无亲友，故戏呼为云娘，取陶渊明《停云》诗序“停云，思亲友也”之意。云娘极善理家，且敬重天章为人，虽不至举案齐眉，然夫妻合乐，自也融融。天章不善营生，又嗜书如命，云娘便劝夫上山采樵，挑至集市货卖，既可换些银两买米买面，又可于去集市途中读几页书。天章读书往往忘其所以，柴也不卖。云娘只得亲自赶往集市，与人讨价还价，并不怨夫婿一声。夫妻二人抱穷守道，倒也度过二三载安生日子。谁知老天并不让善良人平安一世。从云娘生下个女孩儿之后，境况便大不如前。真是：

屋漏偏遭连夜雨，船破单遇顶头风。

话说云娘十月怀胎，生下个女孩儿。窦天章见女儿眉清目秀，与娘子几乎一般模样，欣喜若狂，三朝未滿，便呼名端云。云娘自幼便流浪叫化，饥寒交迫，身子骨原就虚弱，自生端云之后，失血过多，一病不起。窦天章哪有钱请医调治，指望挨些时日便好，不料日甚一日。天章只得既做爹又做娘，苦熬日月。云娘见自家呻吟床褥，终无了期，徒累夫君，心内焦急，遂生轻生之念，常自背着天章，不食不饮，只求速死。天章秉性憨直，只知里外操劳，哪能顾忌到这许多。虽闲时亦常劝慰妻子，却怎能解得云娘心头之结。端云三岁那年，云娘形容憔悴，骨瘦如柴，多日水米不曾沾牙，眼看将不久于人世。天章心急如焚，然亦无计可施。

这日昏暮，天章去集市上买些米面归来，刚踏入门槛，便听见端云伏在床沿上有气无力地叫唤：

“爹爹！孩儿腹饥。爹爹！孩儿腹饥。”